

細雨酥潤



HR人與事
黃秀蓮

這兩年來，全球都陷於疫情，本地確診個案曾一度減退，市面回復生機，豈料近日又重臨險境。到了春節，香港抗疫尤其艱苦，新聞發布會上張竹君醫生言之諄諄，提醒盡量減少拜年等聚會……

天氣持續地冷，我因氣管敏感而偶爾咳嗽，此時此際，一聲咳嗽也會惹起疑雲，於己於人，更不宜外出了。留在家裏，艷紅揮春高掛，祝福WhatsApp頻來，始終是愉快的新年。

年初七那天，黎明醒來，憑窗外望，但見電車路上空寂，隔一會兒才有汽車飛馳而過，如斷如續。房子朝南，依然感受到寒氣，可以想像外面怎樣清寒了。到了應該天明的時刻，窗外仍是灰沉，朦朧然一片濕氣，這個初七，飄飄細雨，更冷，冷冷的天氣，火火的疫情……

這菜市場的店舖，營生於老舊房子下，街頭到街尾，不過三個街口，已然高度集中了民生必備的種種食材。買菜在路邊，另有自在的感覺。聽說超

市已有搶購現象，略見緊張了，這兒物資倒好像還可以。賣有機蔬菜的，菜心乾身，可多存放數天，價錢的確漲了不少。賣雞蛋的，竹絲雞蛋、初生蛋、走地雞蛋，不同母雞生下來的，蛋殼色澤可辨。賣水果的，有一家非常霸氣，佔佔大幅行人路，已有年矣，依舊放任卻無人管束。雞檔領牌，可以生宰，鮮雞數隻，躺不鏽鋼枱上，等待買家。不過，泰國蘭花無影無蹤，原來班機沒來。

我穿上防雨的大衣，推着買菜車，匆匆走一轉，最後抱着大把輕紅的劍蘭，細雨酥潤中，揚手召車，幸好在車上沒有咳嗽，沒讓司機擔心。推門入戶，水仙香氣，清幽淡雅，盈滿一室。

窗外，天色依舊陰沉，雨絲酥潤，僅是輕輕沾衣。年初七染疫人數破六百了，形勢可憂，而秒針動着動着，日子仍然要過的。

在冷冷的天氣，火火的疫情裏，揮春散發祝福，水仙臨水自芳，劍蘭挺着英氣。

「甜蜜打卡」



市井萬象

上海首家巧克力博物館近日在豫園開業，栩栩如生的巧克力動物雕塑，中外名畫的造型、仿真的手袋和鞋子都是由巧克力製成，吸引眾多遊客前來「甜蜜打卡」。現場還展示巧克力、可可豆的歷史、配料，製作工藝等相關知識。

圖為展出的巧克力「高跟鞋」。

中新社



在模糊中尋求光明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朋友打電話到家裏找我。內子告訴他，去醫院了。他頓時緊張起來，急急再問，是不是中招了？他說的中招，眼下大家都明白，指染疫。內子忙說，不是，去做眼科手術。他似乎鬆一口氣，又緩慢擠出一句，疫情這麼嚴重，為什麼趕這個急？

是啊，非常時期。加拿大正處於抗疫兩年來最嚴峻時刻，感染人數屢創新高，且大幅度上升。多倫多酒樓餐廳又禁堂食，不少公共場所禁足，醫療系統瀕臨崩潰，醫院已停止非緊急手術……情況令人即使留在家裏，也會感到擔憂。

對於愛好閱讀、喜歡寫作的人來說，視力模糊是沉重打擊。不是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，而是出於無奈。病魔雖然沒把我直接擊倒，卻把手術時間給延誤了。白內障手術原定在年初進行，但在前一天因疫情告急，全省醫院的非緊急手術突然叫停。所以這次臨時安排的機會如果錯失，不知又要等到何年何月？

醫療進步，白內障激光手術已相當成熟，成功率極高。不過，畢竟是手術，當我被轉介到眼科診所見手術醫生，心裏還是有點戚戚然。醫生姓盧，是一位中年華裔女性，在華人社區有頗高知名度。她態度親和，說話簡潔明瞭，給人活力充沛感覺。十年內，她做了三萬多宗激光白內障和青光眼手術，還曾參加國際「奧比斯」眼科飛機醫院，到一些偏遠地區，為患眼疾民眾解除痛苦。她說，大概每二三千宗手術中，可能會有一宗意外，但治療後會痊癒。她的話讓我對手術完全放下心來。

其實，我和家人最擔心的，還是在新冠病毒肆虐情況下，置身醫院，是否安全，會否意外感染？按規定，凡手術都要在醫院進行。那天，去醫院的路也很不好走。多倫多剛下過一場特大的雪，積雪填滿路邊，馬路滿是污穢的雪漿，車子恍似走在泥濘路上，污水從車輪兩邊飛出，發出吱吱聲響。

到醫院後，經過嚴格查問，辦好手續，在手術室外面一個小房間等候。四壁悄然，靜謐的空間，反而令人腦海翻騰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我默默

望着壁鐘紅色秒針在有序移動。忽然，兩個護士身影在敞開的門口閃過，彷彿一下子把我的思維從彎路拉回。我想，醫生、護士等醫務工作者的崗位就在醫院，他們為治病救人，搶救生命，整天和病毒打交道，成年累月，奮戰在抗疫第一線，無所畏懼。而自己，不外逗留短短三兩個鐘，有什麼理由對病毒感到害怕？

心情輕鬆下來，我被推進手術室。護士有序地在身邊忙碌着。手術的眼睛輕度麻醉，另一隻眼被蒙住，瞬間失去視覺，只意識到醫生在動手了。沒有痛感，只有各種顏色在眼前游動。紅的、藍的、白的……片刻，一個聲音在耳畔響起，「手術順利完成。」會不會是幻覺？我輕輕問了一句，「您是不是盧醫生？」回答，「是盧醫生。」我是清醒的。

休息一會兒就回家。與來時一樣，天空陰沉，馬路噪雜。我戴着墨鏡。兒子小心翼翼地開車。雖然視力一時間還未恢復，陰霾天氣未消，病毒仍在猖獗，眼前有點迷糊，但心裏卻亮堂起來。我相信，這一切都會很快過去。我們的前路，將會一片光明！

給倫敦一點顏色



流動空間
方元

當你在倫敦遇到那種典型的英式陰天，再加上倫敦人經常掛在臉上的英式陰鬱，你會感覺像掉進了陰沉的灰色海洋。此時，一個頭戴圓頂紅帽、身穿方格紅裙的大姐，乘風破浪地出現在街角，用那一點紅色，把倫敦帶回五彩的世界。她就是美名遠揚的英國形象大使：紅電話亭。

別小瞧這小小的電話亭！它是英國十大設計品牌之一，與協和式飛機、迷你型小汽車和紅巴士齊名。那麼，它如何紅遍英倫三島，成為形象大使呢？這個故事始於一九二四年。當時英國郵政局為了在全國範圍建立電話網絡，急需將所有的設施進行標準化設計。為此，郵政局委託「皇家美術委員會」舉辦一個電話亭設計競賽。

現在大家可能會說：「電話亭嘛，普普通通，看不出有什麼特別。」然而在當年，由於公共電話剛出現，人們並不知道一個好的電話亭應該是什麼樣子，設計師也沒有好的先例可以模仿和參考，甚至不清楚應該由哪個專業的人來設計電話亭，因此原創設計是非常重要的。

那位被選中給倫敦添點顏色的人，名叫賈爾斯·斯科特（Giles Scott）。他是一位著名的建築師，他的設計是一個新古典風格的小紅屋。這是他設計的最小的「房子」，卻是他最出名的一個作品。斯科特出身於建築世家，祖父、父親和叔叔都是建築師。他的祖父因在建築上有傑出的成就而獲封爵士榮銜。家族中第二個因建築成就而獲封爵士榮銜的人就是賈爾斯·斯科特。當年他做設計時，一定沒想到小紅屋會成為大眾喜愛的「國民電話亭」。

藝術如何與工業產品結合，這在當時是一個新課題。斯科特提供了一個出色的答案，將古典形式與現代功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。他的設計方案在一九二六年投產，稱作K2型，總共生產了一千七百個，主要用於倫敦地區。後來，郵政局在K2型的基礎上，自己搞了兩種新型號。說來也怪，郵政局的設計明明是仿照斯科特的方案，但做出來的東西看上去不是笨就是傻。郵政局只好又把斯科特請回來，在一九三五年設計出一個改良型號：K6型。相比K2型，K6型的個頭較小，身材更苗條。如果兩個站在一起，看上去像是大姐和小妹。K6型總共生產了六萬個，在英國城鄉各地都可以見到它的紅色身影。

凡是到紅電話亭打卡的遊客，都會注意到它額頭上的王冠標誌。這是一個很英國的特色。不過，許多人可能沒注意到王冠的形狀是



紅電話亭常出現在英國的旅遊海報上。

作者供圖

不一樣的。K2型和K6型都是英王喬治五世時期的產品，因此它們是用喬治五世的王冠作標誌。隨着王位的更換，K6型電話亭的王冠標誌做過兩次修改：一次是在喬治六世執政時期，另一次是在伊麗莎白二世登基的那年。所以，從王冠的形狀上可以辨別出電話亭是在哪個時期製造的。而在蘇格蘭地區，為了與英格蘭有區別，電話亭採用蘇格蘭的王冠作標誌。在這種事上英國人從來不怕麻煩。

除了王冠標誌外，它還有一個特點：比現在的電話亭高出一大截。例如，一九二六年出產的K2型有九英尺高，而八十年代以後，電話亭的高度是七英尺一英寸。如果你因此認為二十年代的人比現在的人長得高，那就錯了。真正的原因不是人高，而是帽子高。在二十年代的英國，紳士們會戴着高筒禮帽出街。所以，斯科特在設計電話亭時，不僅考慮到人體的高度，還加上了禮帽的高度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初，當中國試行市場經濟時，英國也在搞國企轉私企的改革。郵政局把國營的電訊業務轉交給新成立的私企「英國電訊公司」。新公司進場後，立即引進新的KX系列電話亭，更換陳舊的紅電話亭。這本來是件好事，卻引發了一場上綱上線的大論戰。支持的一方認為新電話亭給英倫帶來了時尚的新形象；反對的一方堅稱舊電話亭是不可替代的國家品牌。電話亭是為了增進溝通，沒想到卻引起分歧。解決爭議的辦法是典型的英國模式：新舊並存。

儘管新款的電話亭陸續登台，但許多人還是覺得斯科特的紅電話亭好看、耐看，令人過目不忘。二〇〇六年英國廣播公司和設計博物館舉辦的全民投票中，紅電話亭入選英國百年來十大最受公眾喜愛的設計。由此可見，設

計作品不一定要有多麼奇巧的外形，而重要的是能得到大眾的喜愛。

電話亭既是甲地與乙地的通話站，也是現在與過去的傳感器。它不僅寄託着英國人對過去的懷念，還投射着他們對身份的關注。自從英國加入歐共體和歐盟，疑歐派一直擔心失去自己的國族身份，擔心英鎊從歐洲市場消失，擔心紅電話亭從街上消失……有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加重他們的焦慮。於是，人們試圖通過保護歷史文物來強化文化身份的認同。如今，有兩百多個K2型和一千多個K6型電話亭被官方列為二級古蹟文物，受到保護。電訊公司還設立了「電話亭領養計劃」，為一萬多個未被納入古蹟名單的舊電話亭尋找養老的歸宿。團體或個人只需付一英鎊就可以領走一個電話亭。

紅電話亭在我的記憶裏也留下了一點顏色：一是因為我研究過英國建築，對斯科特的作品比較熟悉；二是因為三十年前在英國留學的經歷。當年全家剛到英國時，由於宿舍尚未安裝電話，因此我們就在街上的電話亭等候父母從香港打來的長途電話。

如果香港人想一睹紅電話亭的花容，不必遠赴英國，只需乘地鐵到上環的西港城便可滿足好奇心。那裏存放着兩個K6型老古董，與建築的英式新古典風格很搭配。奇怪的是，這兩個電話亭都沒有王冠標誌。不知是先天缺失，還是後來被鏟掉了？

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，電話亭的故事已進入大結局。六年前我去英國旅遊時，見到有的電話亭成了流浪漢的雜物亭，有的淪為酒鬼的小便亭。不過，現在出現了另一類電話亭：它們被改裝成書亭、小賣亭、手機充電亭。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搞創意，這是英國人的專長。看來，電話亭的故事還有續篇。

所謂同事一場，無非是同乘了一段路程的火車。

有的到了站，下車，去走完以後的路；還有的，換乘另一趟火車，去往另一個目的地。快到站了，屁股就坐不穩了，豎起耳朵聽報站聲，行囊早就擱在了腳邊。

同事老周，一直是單位的三把手，知道明年到站，提前半年養成了晚來早走的習慣，基本不再發表意見，更不批評人，微笑始終掛在臉上，儼然換了一個人。

那沒到站的，繼續待在車廂裏，或坐或躺，既享受窗外變換的景色，也忍受車廂內的喧嘩。

沒成同事前，我們從四面八方來趕火車。先購票，後上車。而有的票早就買好了，這樣的人不着急。同事小李，大四春天考上了公務員，七月一畢業，就直接來上班了，沒體會到就業難的苦衷。她說，她是提

前買好票的人，在趕火車的道路上氣定神閒。還有一種，是先上車，再補票，就好比是借調，關係在原單位，先幹一段時間，再正式調過來。首先，借調的人，除了自身優秀，主要是單位急需的人才，現在，則好像沒有這種前提了。

在候車室候車，在站台等車，已成為準同事。彼此望一眼，或點頭微笑，或急於搭訕，大多是故作矜持。

落座後，開始互相詢問，你從哪裏來，到哪裏去？簡單的對話，藏着複雜的哲學意味。

雖是同一趟火車，有人吃泡麵，有人吃盒飯，有人去餐車點菜。有人坐硬座，有人睡臥鋪。臥鋪還分軟硬卧。當然，硬座可以補票換成臥鋪，這要看有沒有下車的人給你騰出位置。即使有空閒的臥鋪，那是給下一站預留的，而那時，你已經下車了。

還有買站票的，多是短途，他們擠過道，靠着廁所門，堆在車廂連接處，表情窘迫謙卑，眼神迷惘戒備，要隨時為別人讓開道路。這類人有點像臨時工。運氣好的臨時工，站票也有換成硬座的機遇，於是他如釋重負、心滿意足，一路上再無所求。起點決定追求的高度。

同事一場，既有萍水相逢之緣，志同道合的快感，更有人在江湖的戒心。

有一次，我從青島回唐山，半夜被爭吵聲驚醒，還沒睜眼，耳朵裏又灌進肢體碰撞聲，身體重重摔在車廂板上的巨響。不由一陣膽寒，想起江湖險惡。不過，這種事不多，常見的是因座位衝突，或踩腳產生口角。至於夜半的鼾聲，則是司空見慣。

走出職場，同事關係就結束了。如同一個人下車後，他所有的一切，都被呼嘯的風颳遠，如同窗外遠去的山巒、樹木、村莊。

他帶走了一張票，他的乘車信息，則在鐵路系統留下了痕跡。或許多年後，會有同事想起你——「我們那次坐的是北京到上海的火車，他上鋪，我下鋪，他愛從上鋪下來和我聊天，還一起喝過酒，他很健談，就是愛吹牛……」好像，他是從徐州下的火車。」

或許，也有人像我拿火車做比喻，但他是大城市的，比我年輕，他會把職場比喻成坐高鐵。高鐵和火車是有差別的，乘車人、環境、速度、運行車間，皆不是一個層次。從我的年齡、閱歷、職業看，我坐的應是一列空調特快，有趣的是，在快節奏的高鐵時代，越是標有特快字樣的火車，恰恰代表着慢。

上火車，下火車，從頭到尾經歷、體驗了職場。下車後背起行囊回家，一回頭，發現自己最好的年華，都留在了火車上，和一群人「志同道合」有過幾十年的交集。

火車如職場



如是我見
姚文冬

